



斯托列托夫案件

PA
R813.1
23391



斯托列托夫案件

〔苏〕 维利·利帕托夫著

徐耀魁 李荫寰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3391

В. ЛИПАТОВ

И ЭТО ВСЕ О НЕМ

根据莫斯科Профиздат.1977版译出

责任编辑：梁友璋

封面、插图：柯德恩

斯托列托夫案件 [苏]维利·利帕托夫著
徐耀魁 李荫寰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5 字数：370,000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800

统一书号：10116·834 定价：1.42元



第一章

1

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
舱外响起了窸窣的皮鞋声，
一个女人因为回到了家而高兴得“啊呀”地叫了起来。
普罗霍罗夫明白了，轮船就要到索斯诺夫卡了。他在柔软的座椅上向后仰了仰，坐得比以前更舒适了，并且小心翼翼地打了一个哈欠。

“我才不去抢着下船呢，挤挤撞撞的。”——他打定了主意后，便举目向窗外望

去，村庄越来越近了。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不出所料：几十幢用长板石修建的千篇一律的房屋；在一片木头房子中间高矗着一座坚固的、也是由圆木建造的俱乐部；几间汽车库和机械修配厂；三十来座带有耳房的西伯利亚式的旧房子；建筑在高高地基上的一家商店，一座医院和药房；村外气象站里的高木杆巍然耸立。

这一切都位于高高的河岸上。扁平的、灰色的天幕笼罩着河岸，——天空显得烟雾茫茫，象是涂上了一层颜色。雨意正浓，空气令人窒息。“好大的一个村庄啊！”——普罗霍罗夫索然无味地想着，虽然索斯诺夫卡正式的名称叫镇，但他不喜欢“镇”这个字眼儿。

当所有的旅客都上了岸，船上变得一片寂静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提起皮箱，从一等舱下到四等，穿过青鱼味很浓的下甲板，向宽大的舷梯走去。他踏步上岸以前，仔细地看了看前来迎客的人们。他们也和这灰暗的天空一样，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有几个懒洋洋的男人，一群明白乡村事理的小孩和两、三个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轮船，如同一尊尊塑像一样。每每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干什么来了？是什么吸引了他们？为什么这些女人迟钝呆板，无精打彩地站在那里？

没有任何人来接普罗霍罗夫。这对于从事他那种职业的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象索斯诺夫卡这样的城镇，不，这样的村庄来说，那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到这里来的那些城市装束的单身男人旅客，总是有人来迎接的，不是林业站、镇苏维埃的领导，就是学校、医院或俱乐部的领导。然而普罗霍罗夫却只身一人，不慌不忙地站在岸边，双

手提着皮箱。他的面部表情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人群呀，什么陌生的乡村呀，仿佛都不存在似的。

首先注意到普罗霍罗夫不寻常举动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身穿帆布上衣，头戴船长帽。从衣着来看，他是索斯诺夫卡码头主任。他的嘴角刻着两条深深的皱褶，一双眼睛咄咄逼人。只有在这个码头，这个村子，这条河岸上长大的人才具有他那样的走路姿态。严厉的主任走到普罗霍罗夫跟前问道：

“公民，您从哪儿来？”

普罗霍罗夫微微一笑。

“老大爷，我从州里来。”

随后，普罗霍罗夫想，要说自己站在岸上毫无目的，那是欺骗自己，因为他这样一动不动地停在这里是出于某种必要、某种必然，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命该如此。天晓得，为什么普罗霍罗夫现在要把抱着婴儿的妇女耐心观赏的场面死死记在心目中，为什么要迷恋于这毫无生气的环境，为什么要沉浸在这缓慢、寂静、灰暗而又低矮的天空和目视着他的憨厚懒惰的男人们而一动不动呢？

“公民，顺便问问，您为什么不走啊？”码头上的这位严厉的男人问道。“您干吗老站在这儿呢？”

普罗霍罗夫满心高兴地听着。码头领导人的话，一个字连着一个字，整个一句话仿佛就是一个长长的单词。而这一切听起来是如此耳熟，如此亲切，仿佛又耳闻目睹了这漫长冬夜的恬静，温暖木房的幽暗，昏昏欲睡的身影，还有河水的波声浪语，天上展翅的老鹰，大密林里青苔的喁喁私语，青苔中点缀着越橘的红花朵朵……还有灰色的天空，玻璃一

般灰色的河水，如同圣母一样的女人的沉默……

“公民，您倒回答呀！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每一个人说话……”

码头主任说错了：他有永远用不完的时间。

真是古怪的人！与普罗霍罗夫一起坐在一根圆木上，卷上一支长长的纸烟，互通姓名之后拉拉家常，谈谈妻子儿女、左邻右舍，聊聊船上的啤酒、冬夜无休止歌唱的电线杆，那不是很好吗？干吗要着忙呢？河水在他们身边缓缓地流着，在参差不齐的大森林上空，太阳象一个蛋黄，穿过灰暗的乌云露出脸来，阳光一照，女人的脸皮现出了深深的皱纹。

“您倒说话呀，公民，谈谈吧！”

“噢，这倒是我喜欢干的事！”普罗霍罗夫慢条斯理地说，和颜悦色地看了那男人一眼。“伊万·费多罗维奇，我的工作就是谈话……您感到奇怪，我怎么会认识您，怎么能叫出您的名字和父名呢，是吧？我是从人们的谈话中听来的。”普罗霍罗夫愉快地眨了眨眼。“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捞不到什么油水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席话使得码头主任瞠目结舌，他手指伸进帽子，抓抓后脑勺。普罗霍罗夫哈哈一笑，便头也不回，离开了码头。他有节奏地摇晃着皮箱，时而提一提裤子，洋洋自得地走着。他在竭力思忖，想要弄清地段民警皮利品科的办公处究竟在索斯诺夫卡的什么地方。皮利品科曾得到严令，不准去码头迎接普罗霍罗夫，以免引起村民的哗然。

根据皮利品科的笔录判断，他应该在一座新建的石板房里，屋外一定会挂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窗台上准会放着几盆

天竺葵，当然啰，在正式的办公室里是不应该摆花的。但是，从皮利品科的笔迹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他那上等兵的神气劲儿和南方人的多情善感柔合在一起了，把他对表面华丽的追求和那种少女对花边的偏爱交织在一起了。皮利品科把“урегулировать”（调整）一词写成两个“р”，往往在普通的句子后面放上惊叹号，而又把рассказать（讲述）这个词中的两个“с”写成“з”和“с”。在两页稿纸上没有一个句点。

索斯诺夫卡在这正午时刻象死一般沉寂。普罗霍罗夫所见到的，只是路上有个一拐一拐的老头儿迎面走来，还有两条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狗相互追逐着跑过去，有一位沉思的老太婆坐在长条凳上一动不动。这个有生气的村庄现在空空荡荡，就象球赛后的体育场一样。普罗霍罗夫感到了极大的喜悦，仿佛是在炎热缺水的黄色沙漠旅行后，终于回到了小家庭，回到了凉爽的、湿润的、种着椴树的花园一样。

他真想坐在这沉思悠悠的老太婆旁边，闭上眼睛，在这粘滞性空气的沉寂中静静地听一听，想一想那些普普通通、尽人皆知的道理，比如说，白菜是怎样生长的，向日葵是怎样跟着太阳转的，或者还可以想一想，土豆是怎样在地下生根发芽的，蒙上一层水气的牛奶罐在冰上怎样渐渐结冰……

“每天早晨我都要去游泳。”普罗霍罗夫心想，不由得笑了笑。“真的，天一亮就起床，去看看日出，去游游泳……我还要买一条大毛巾……”

“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听到马的一声尖叫划破了宁静的村庄上空时，出声地问道。“哪里来的马叫声？”

普罗霍罗夫一回头，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声马

嘶是从一间陈旧的，长满青苔的马厩里传出来的。这马厩就建在一座带有高大的玻璃门廊的药房旁边，真是岂有此理！从马厩那里飘来阵阵马粪和马汗的气味，门旁有几只白母鸡晃来晃去，还有一只老山羊，胡须已被揪光了。

“您好啊，老奶奶！”普罗霍罗夫彬彬有礼地对沉思的老太婆说道。“这是什么马这样没命地嘶叫？”

沉思的老太婆抬起了头，不足为奇地看了普罗霍罗夫一眼，慢腾腾地回答说：

“您好。什么马叫吗？这是一匹儿马，大家都叫它罗格达伊，快七岁了，马毛长的乌黑乌黑的……”

普罗霍罗夫把皮箱放到了地上。

“还有一个问题，”他也是若有所思地问道。“奥尔索夫商店怎样？有毛巾吗？”

“早就没有了！”老太婆思索了一下回答说。“洗碗巾还可以找到，那些带方格的也可以买到，毛巾没有了！”

“谢谢您，老奶奶！”

普罗霍罗夫继续向前走，不停地思索着：地段民警皮利品科会住在哪里呢？显然，那些冒着蓝烟的人家是可以排除在外的，针叶林木编制的古老的建筑也不必留意，有庭院的房屋也用不着考虑，因为皮利品科办公室的窗户一定是挨着大街的。既然他在笔录上写着：“根据对街上来往行人的观察”，既然他在报告上还说：“公民瓦连佐夫处于中等酒醉状态，沿着大街前进，”那么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他在索斯诺夫卡寻找红色铁皮屋顶的房子，因为他想起了皮利品科的一份笔录，里面在描写事件发生的经过时，鬼才晓得为什么他提到了证人尼基塔·苏沃罗夫家的红

色屋顶。正是由于这一细节才引出了他的一连串的梦想：天竺葵，明亮耀眼的军官穿的皮鞋，南方人湿润的双眼，只有注重颜色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战士般的卖力的劲头……

红色屋顶的房子位于一块小高坡上，房前确实没有庭院，窗户的确正对着街道；窗户上——您瞧！——真有一枝小花，看样子不是天竺葵；屋顶铁皮的颜色与其说是红的，倒不如说是褐色的，而那块牌子也不是想象中那样鲜明耀眼。

“根据对街上来往行人的观察，”普罗霍罗夫讥讽地重复了一遍。“句尾还打了个惊叹号呢……”

普罗霍罗夫在台阶旁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面向大街，打量起这个村子来了。

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喜欢。从这小小的高坡上眺望，整个村子显得洁净、舒适，宽阔的鄂毕河陡然一个急转弯，恰好把这个村子环抱起来了，这样一来，索斯诺夫卡好象永远生活在烟雾茫茫的河弯上；面对着一公里宽的河水，低矮的、灰暗的天空和原始大森林，人所占据的这块空间自然就显得很渺小了。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令人不安的东西；灰色与绿色，寂静与天空，河流与雪松，陡峭的鄂毕河岸与消逝在烟雾中的左岸地区浑然一体，很是谐调……普罗霍罗夫想：“我这样懒惰，太不象话了！”他真有点懒得转过脸去，面对民警皮利品科的办公处，他根本不想再抬腿了，但是，当普罗霍罗夫听到身后一阵马蹄撞击硬树的铿锵声时，他猛然向河流那边投过一道严厉的目光。

“您好，皮利品科同志！”普罗霍罗夫说道，但他并没有转过身，他不想及早看到自己估计的错误。只是在他说完

之后才猛一转身，面对一个人，而这个人的相貌早已在他的想象中构画出来了：一双显得忧愁的、浓黑的眉毛，梨形的鼻子，湿润的双眼，眉宇间镶着一般士兵所具有的皱褶，光可鉴人的皮鞋，斜往一旁的制帽……

“我是普罗霍罗夫！”他干巴巴地通了姓名，顷刻间又在计算有多少成估计错误：百分之八十五对百分之十五！

制帽端端正正地戴在这个活生生的皮利品科头上，皮鞋有点失去光泽，鼻子则恰恰相反，是尖细的，鼻梁有点隆起。至于其它……“啊，普罗霍罗夫，啊，好一个机灵鬼！”

“祝您健康……同志……”

“我是上尉，”普罗霍罗夫说。“上尉！”

2

由于初来乍到，普罗霍罗夫尽力避免只看皮利品科办公处的细微特点，于是初略地浏览了一下它的大致轮廓。他象往常一样，迈着懒散的步伐走进屋里。地板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地响，他皱了皱眉，便坐到一张方凳上。看来，一分钟以前皮利品科还是坐在这张凳子上的，因为座位还热呼呼的。他饶有兴致地注视了一下地段民警那紧紧包着的臂部：“保养得倒不错！”

“您坐吧，坐吧，少尉同志！”

地段民警皮利品科对普罗霍罗夫那逼人的、缺乏礼貌的目光流露出公开的不满，因为人们敢于用放肆无礼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地段民警的时代，看来是已经过去了。

他作为一个地段民警，看来倒是早已习惯于直勾勾地、无礼貌地盯着别人，所以普罗霍罗夫并没有立刻移开自己的目光，——既然他这个人能在他的笔录里写道：“根据对大街上来往行人的观察，”既然他这个人能坐在窗旁的板凳上监视着整个村庄……

“好样的，皮利品科！”普罗霍罗夫说道。“您坐下以后，我可以告诉您，如果一个人要是站着，而他的个子又有一米八二，那就很难和这个人谈话。我想，皮利品科，您已经注意到了我比您矮一头吧？”普罗霍罗夫挖苦地笑了起来。“以前我倒常常聊以自慰地说，所有的伟人都是矮个子，可是现在，却有个两米高的大个子当我的上司，所以，皮利品科，我再也不去想我本身潜在的天才了。”

……百分之八十五对百分之十五——这是普罗霍罗夫对皮利品科外貌估计错误的百分比，因为上尉对地段民警性格的估计并没有错，而对他的外表却想错了。

“一个人又年轻，又有两条长腿，那才叫棒呢！”普罗霍罗夫满心欢喜地说。“当然，您可以认为，州公安局来的上尉在船上打够了架，您也可以出于纪律的约束而沉默不语，可心里却在想：‘他酒醒后就象个人啦！’请允许我告诉您：我象罗马教皇一样清醒。至于说睡觉，那么这里，”普罗霍罗夫用手指了指第二扇窗户旁的空地：“这里您给放上一张折叠床就可以了……门廊里……门廊里您给挂上一个铜盆。”说着他的劲头儿来了。“皮利品科，您能弄来一个真正的铜盆吗？圆圆的，上盖要别致一点的，懂吗？……要把铜盆刷洗得如同太阳一样闪光耀眼，再装满井水。”

普罗霍罗夫合上了双眼，沉浸在幻想之中。

“铜盆下放一只木桶，让它散发潮湿的木板味和青蛙的腥味……皮利品科同志，您能弄到一个铜盆吗？”

“上尉同志，我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普罗霍罗夫在心里奚落着他。皮利品科呀，正是这种卖力的劲头儿是你身上最危险的东西，你要能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你是如此卖力地叙述悲惨事件的发生地点，如此详尽地、绘声绘影地描写尸体状态，如此忘我地、津津乐道地描绘那块招致不幸的、象颅骨一样的白石头，使你奔波忙碌得两眼昏花。啊，你这个身高两米、平素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的可靠而又卖力的人啊！你为什么就不动脑筋想一想，从列车上被推下来和从列车上自己跳下来是有区别的呢？……

“皮利品科同志，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花？”普罗霍罗夫气呼呼地问。

“未婚花。”

普罗霍罗夫欣喜若狂，心想：“当然啰，皮利品科办公室的花应该叫作未婚花！天竺葵这个名字太俗气了，太不雅致了；天竺葵表示不出皮利品科那多情善感的心灵特色，这个肯卖力气的人一定总是这样对女人说：‘你是我难以忘怀的小鸟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两眼，柔情脉脉地摆弄着她上衣的皱边。女人呢，就是喜欢皮利品科这种人。”

“我命令您，少尉，不要理会您上级的絮絮叨叨！”普罗霍罗夫严厉地说。“我问您，您为什么要把凳子弄得吱吱乱响？”

“凳子腿活动了。”

“如果您别瞪着两只眼睛看我的话，凳子就不会活动

了！”普罗霍罗夫怒气冲冲地说。“有的人不知道，被人推下车和自己跳下车是两码事，对这样的人我并不直眉瞪眼！请您也不要瞪着眼睛看我！”

“是，上尉同志！”

“皮利品科，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地、令人信服地、就象您给小同学写信一样，讲一讲叶甫盖尼·斯托列托夫死亡的情况。”普罗霍罗夫若有所思地说。“首先，要忘掉您是一位民警！其次，不要管我比您如何精通业务！还有，请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光卖力气……千万不要光卖力气！”

普罗霍罗夫叫皮利品科少尉改变光卖力气的工作方法，就等于叫大蒜改变味道一样没有用，皮利品科刚一开口，上尉的一切希望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皮利品科是一位民警，而且仅仅是一位民警而已；他作胎在娘肚子里就是一位民警，而且他从妈妈乳房里吸吮的也是民警的奶。

“看现在这个气氛，得要多花两个工作日！”普罗霍罗夫郁郁不乐地想着。

“皮利品科，讲一讲吧！”

“五月二十二日，”皮利品科清了一下嗓子之后说道。

“零点二十三分，火车司机法津通知调度室，在通往尼日尼仓库的索斯诺夫卡车站六公里地段，距通往乎托尔村大道四百米处，发现尸体一具，死者姓名不详……”

说实在的，普罗霍罗夫从未遇到过他这样一种人：他讲的和自己的笔录完全一样，只字不差，就是语调也如出一辙。书面上那种连篇的“大约”和“似乎”在皮利品科的嘴里也同样是“似乎”和“大约”……普罗霍罗夫不再看皮利

品科了。由于他只顾注视自己那双闪闪发光的皮鞋，漏过了段警辛辛苦苦讲了的一大段话。此刻他正在想：皮利品科的皮鞋早上也是擦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刚刚中午就蒙上了一层灰。

“一点三十分，我赶到出事地点。”皮利品科接着说。

“死者倒在距一棵树墩三公尺半的地方，后被认出是索斯诺夫卡林业站拖拉机手斯托列托夫·叶甫盖尼……检查结果表明，遇难者落地时后脑撞在一块尖石上，当场丧命……”

为了办公需要，竟然可以不要庭院，可以砍倒窗外的树木，以便坐在办公室里能够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这种事的人，是应该把他的耳朵揪下来的。请问，为什么这灰色的河水需要倾听什么叶甫盖尼·斯托列托夫倒在白石头旁边呢？河岸上的三棵黑杨与堂堂的皮利品科那如画一般的笑容有何相干呢？天公听到他们信口雌黄的时候，要不愁眉苦脸那才见鬼了呢！你听他们在说什么：

“……尸体的位置以及出事地点在距通往乎托尔村大道四公尺处这一点，使人得以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拖拉机手斯托列托夫·叶甫盖尼企图在列车行进中跳下……”

讲这话的人亲自辛辛苦苦地用卷尺测量了尸体和铁轨间的距离，捡了一只撕破的鞋后跟作为这桩案件的物证，傻头傻脑地划下了精确的地图，能照像的地方全都照了像，唯有窄轨铁路边上的足迹除外，因为在区公安处派来的侦察员到来之前下了一场大雨，路基上的泥土已经塌陷而无法拍照了……

“火车司机津公民由于浓云遮住月亮，天太黑，无法看到从车上跳下来的斯托列托夫……因此，抓伤痕迹的存在

以及斯托列托夫撕破的衬衣使人得以产生第二种看法，即斯托列托夫·叶甫盖尼不是自己跳下来的……随后……”

随后皮利品科的是非判断法再没有被采用，——区公安处的侦察员来了。他来到了雨水淋湿的路基旁，把地段民警称之为蠢驴，然后将尸体交与法医检查。整整一个月以后他打电话请示普罗霍罗夫，说此案应该终结或者……

“或者不终结，”——普罗霍罗夫在电话里替他说道，然后就挂上了听筒，在蠢驴的名单上他又给加上一个——侦察员索罗金……

“上尉同志，我全部讲完了，”听皮利品科那说话的声调，仿佛使人觉得，他对普罗霍罗夫倾吐了全部心里话。

“一旦需要，我可以向您报告斯托列托夫·叶甫盖尼的亲属关系。侦察员索罗金同志……”

“用不着谈索罗金！”普罗霍罗夫沉思地打断了他的话。“最好您讲一个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吧。我希望，您结尾时也用这几个字：‘这都是关于他的事！’”上尉恶意地冷笑了一声。“皮利品科，您大概注意到了吧，《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无名作者，在结束每一个主人公的故事时，总是用那几个极其精妙的字：‘这都是关于他的事！’”

坦率地讲，皮利品科的这种沉着镇静，渐渐引起了普罗霍罗夫的好感。在皮利品科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胁肩谄笑的表情。真他妈的见鬼，若是没有他的这种卖力的劲儿，这种终身公安警官的感觉，这个如画一般弯曲的嘴唇，岂不……

普罗霍罗夫看了一下表。他来到索斯诺夫卡总共才一个小时，然而他已经感到，城里的和轮船上的那种生活在他身

上逐渐平静下来，他感触到了一种崭新的、缓慢的生活节奏。普罗霍罗夫又看了看那盆鲜花，花上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完美和不可缺少；他把目光移向窗外的河流，这河水正与普罗霍罗夫本身合拍；他又把一只手拿到眼前，——他很喜欢那修剪得平平整整的指甲。“反正我得振作起来！”他满怀希望地想着。“我还缺少什么呢？我缺少的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普罗霍罗夫友好地对皮利品科笑了笑。

“一上来就说：‘五月二十二日，在铁路路基上……’这样开头是不行的。要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就只能这样开始：‘从前，在索斯诺夫卡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任卡^①·斯托列托夫。他的眼睛蓝蓝的，鼻子短小而向上翘起，吃饺子喜欢蘸醋……’如此这般，等您一直讲到：‘这都是关于他的事！’我就会问：五月二十二日夜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普罗霍罗夫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上衣是四十八号（丙号），鞋是四十一号；他的上衣有点肥大，领带的颜色不大分明，而这种颜色是单身汉和会计师所喜爱的。他的衣服既不贵重，也不是便宜货。不过，上尉的那双鞋闪光耀眼，那是法国制造的、纨绔少年所穿的非常昂贵的鞋，鞋里边还可以看到一双花袜子。

“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他！’”普罗霍罗夫说。

“州检察院退回了斯托列托夫案件。检察长是一个好吹毛求疵的人。他对案情了如指掌。他每天要打来三次电话……现

①任卡以及下边提到的任尼亚都是叶甫盖尼的小称。